

情欲解放運動

一個歷史－社會的觀點

何春蕤 主講

我們在昨天第一天的課程簡略地說明了臺灣社會文化的狀況，以及在這個社會文化當中所產生出來的特殊文化和特殊事件大概有哪一些，它們是怎樣串聯，對臺灣社會的衝擊是怎麼樣，她們怎樣跟臺灣各式各樣的權力關係做各種各樣的糾葛。今天早上甯老師的講課則是從一個比較理論的角度來鋪陳有關性政治方面的討論，包括有哪些重要的論戰，有哪些重要的焦點，有哪些重要的立場。大家不要以為性政治是鐵板一塊，只要知道性政治是怎麼回事就可以了。事實上，在這個領域當中，因為主體不同，位置不同，派別不同的定位，因此有著非常不一樣的立場。對於到底性政治要怎麼搞，到底性政治是怎麼一回事，到底少數的邊緣人口要怎麼樣定位自己，來跟主流文化發生什麼的關聯，其實都有很不同的立場。

現在我要談的也是一種性政治，但是這個「性政治」，我不放在一個抽象的理論層次上來談，而比較放在一個現實、具體的、在臺灣的經驗裏面來談。把這個經驗談出來之後，我再回過頭來說這樣的經驗展示了什麼樣的理論架構，這個經驗產生了怎麼樣的一個對於理論的需要。意思就是說，大家不要以為我們是先想清楚了一個理念，然後照著這個理念的中心思想貫徹下去。事實上，很多時候要貫徹一個中心思想時，你會發覺它跟你的現實環境之間可能沒辦法搭起線來。我覺得今天下午的報告可以讓各位看到一個對於理論的關切和使用是怎

樣被它的現實環境所影響、所推動的，而這樣一個很結合現實的理論實踐又將如何介入理論的繼續發展和擴散。

今天早上艾老師給我一張紙，說昨天晚上有些同學有些回應送給她，其中就有一位同學提到：「怎麼臺灣的性／別研究這麼容易受到社會氛圍的變化衝擊和影響？」

老實說，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會受到這樣的衝擊和影響，一些人會繼續在象牙塔裏進行毫芒雕刻，另外一些則會被衝擊得比較厲害，以至於他們的研究進路和方向都有一些不一樣的發展，我就是其中一個。今天下午我選擇講的題目是〈情欲解放運動：一個歷史社會的觀點〉，原本是我的一篇論文，一百多頁，蠻長的，不適合做口頭報告，因此大部分的解析我都不在這裏報告，如果各位有興趣，自己再想辦法看全文，題目是〈性革命：一個馬克思主義觀點的美國百年性史〉。

對於我來說，要談情欲解放運動，談性革命，其實有個非常務實的出發點。這個出發點就是：你到底要怎麼樣去理解、去定位眼前已經明顯可見的社會變遷？比方說，衛慧、棉棉這些女作家出了一些有關女性情欲的小說，轟動社會，你要怎麼去理解和討論這件事？你能夠怎麼樣去描述、去闡析、去定位已經在發生的社會現象？

一個社會現象出現在我們眼前，其實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在我們眼前有好多事情正在發生，你們的關注點、大家的討論點在哪裡，其實是使得某一件事成為具有社會力、社會衝撞力、社會焦點的事情。反過來說，也許一件事情被我們關注到，拿來討論，被社會大眾關注，那表示說它是一個非常顯著的、非常重要的現象，因此它凝聚了很多社會力。每一天都有這麼多書出版，幹嘛大家就只愛批判《上海寶貝》？這是個有趣的問題。衛慧寫了什麼東西引動大家有這麼大的情緒反應？從《上海寶貝》引發的各種各樣討論來看，或者大家對她的

嘲諷也好，責罵也好，貶低也好，重要的倒不是這個小說寫了什麼，重要的是你為什麼這麼介意？你為什麼有這麼強的情緒反應？你覺得這些作家為什麼會這樣寫？她們寫的東西被怎麼閱讀？背後的動力來自哪里？那個——就是「社會力」，那個就是隱藏的、可能不明顯的、可是脈動得非常厲害的社會力量。

現在，不管在臺灣社會也好，在中國社會也好，已經發生了一些重大的社會變化，存在一些現象被你們看到了，被大家在討論了，媒體上在批評了，領導人在說不可以有這樣的現象了。那麼，那些東西你到底要怎樣去定位？要當成一個進步的力量？保守的力量？倒退的力量？墮落的力量？你把它當什麼？這對每一個知識份子來講是個挑戰。也就說，我們到底要怎樣認知世界、評價世界、並以此改變世界？

一場性革命已經在你周圍發生，各式各樣的現象已經發生，可是在言說的層次上，在話語的層次上，主要的還是一堆道德論述，說它敗壞人倫呀，破壞家庭啦。還有一些比較進步的人就說，你看，這就是被資本主義腐化了的心靈所產生出來的作品。好象沒有人有興趣找找看這些新現象有沒有別的意義，這些小說駕馭了什麼樣的社會力。大家都很快地去評論、下斷語，然後就把它打入十八層地獄。可是，一場性革命已經在發生，青少年已經在網戀，新的情欲實踐大量浮現，有關愛情的價值觀已經在變，你到底要用什麼樣的態度來看它們？

性革命跟我上面講的情欲解放運動，在某種情況來講是兩碼事。性革命指的是在我們周圍發生的一些變化，一些實踐上的變化，一些硬體建設上的變化，各式各樣社會現象的變化。它們不一定會走向哪個特別的方向，而是澎湃的社會力的脈動。相較之下，情欲解放運動會提出一些明確的方向，這個明確的方向就是要改變在情欲領域中的

局限性、限制性、排擠性，要改變情欲領域中的不平等權力和不平等評價。

讓我再強調一次，談情欲解放運動或者性革命，實際上根本的問題是個「如何面對並介入社會變遷」的問題。社會在變，你要如何去理解並回應這樣一個變化？我在寫〈性革命〉這篇文章時也有這麼一個大的歷史脈絡，今天下午我就是講這個脈絡，以便說明我為什麼會做這樣一個研究，寫這樣一個文章。

生產力與生產關係

我要把這個時間點定在 1993 年的臺灣，因為那時我感覺到臺灣的性革命到達了某一個非常明確可見的高點，情欲生產力已經緊繃情欲生產關係。

用比較一般的語言來說，情欲生產力的發展可以從兩個部份觀察到，第一部分是「主體實踐」；也就是說，我們已經看到了很多人的情欲實踐突破了我們原先規範情欲實踐的社會架構。那麼「規範情欲實踐的架構」是什麼意思？就是規範什麼樣的人可以在一起進行性活動，簡單來說，就是異性戀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這個體制認為一男一女有了婚姻關係才能發生性行為。可是，1993 年的臺灣，我們開始明確的看到了很多人在進行各式各樣的性活動，而這些性活動都是超越婚姻框架的，例如大量出現了婚外性。昨天我們在報告臺灣情欲發展時提過像《不歸路》這本小說裏面描述的景象：1990 年代的第三者不再是過去想象嬌媚多姿的狐狸精，相反的，她們只是平凡普通的女人，換句話說，和已婚男性發生關係已經變成了一個很多女人都可能進入的境況。當然，婚前性、婚外性都不是 1993 年才有的現象，但是在 1993 年的時候，有關婚前性、婚外性的論述愈來愈急迫，顯示大家對此現象憂心忡忡，許多專家都開始討論這個話題，覺得這是個嚴重

的、非要處理不可的社會問題。

主體情欲實踐的另外一個新發展就是當時開始廣泛出現了女性「不婚」的現象。一般來說，男性要是不婚，大家覺得那沒什麼不好，那表示他以事業為重，臺灣有個通俗文人，也主持電視節目的，叫做趙寧，他當時五十歲了還未結婚，他的封號就叫做「最有價值的單身漢」。請問你，一個一直沒有結婚的五十歲女人叫什麼？會不會叫「最有價值的單身女」？不會吧！從這裏就可以看到性別不平等。剛才說到女性不婚的現象越來越多，過去大家都以為女人總要有個長期飯票嘛，總有個歸宿，她一定要歸於某個男人。可是很多女人開始想：「我幹嘛要結婚呢？經濟上，我有自己的工作，我能獨立，要戀愛也不愁沒人，我為什麼還要選擇婚姻這個一夜之間讓我成為二等公民的制度？」一旦進入了婚姻體系，她發覺原來享受的自主、自由、自尊都要打折扣，到了婆家簡直就當成佣人，因為做媳婦嘛，就很慘，有時候連丈夫也把她當佣人。統計研究屢屢顯示，雖然說夫妻兩人都在外面全職工作，但是回家的時候，家事還是女人做的多。

再舉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為什麼女人愈來愈不想結婚。我有個親戚拿到了電腦碩士學位從美國回來，她先生也是個電腦碩士，兩個人回到臺灣就趕緊找事。面試的時候女人先進去，主考官就問了一些跟她工作相關的問題，然後問她「有沒有結婚呀？」「有。」「哦！」考官臉色暗了一點。然後問「有沒有小孩呀？」「有。」考官臉色更暗了一點。「幾歲了？」「兩歲。」「哦！兩歲的小孩挺麻煩的。」對啊！有活動力、行動力，兩隻腳啪啪亂跑，你就得24小時跟啊！考官臉色很沈，就說「好好，那請回去，有機會我們通知你。」接著她先生進來了，考官也問一下工作專業的問題，然後問「結婚了沒有？」「結婚了。」「好，生活穩定了。」「有小孩了沒有？」「有。」考官臉上有點擔心。「幾歲了？」「兩歲。」「太太還在吧？」「在。」臉色豁然開朗，「真好，那你就

沒有後顧之憂了。」你看！同一個小孩，為什麼在父母生命中有這麼不同的意義？因為，如果孩子生病，請假的總是媽媽而不是爸爸，這不是誰比較會照顧小孩的問題，而是本來大家就期望女人犧牲自我，照顧家庭，結果反而使得女人在職場上受到牽制。難怪在這個年代，一旦女人的經濟實力提升，女人沒有結婚的迫切性以後，不婚的現象就多起來了，因為婚姻裏的性別關係、婚姻裏的夫妻關係仍然還是不平等的勞務分配、不均衡的權力分配。這樣，女人幹嘛要進去？她進去，她就倒楣。

當然，社會整體對於女性不婚的現象並沒有一個正面的回應。它沒有說「真好呀，這樣就不會浪費社會投進去的教育資源，這樣每個人都能夠全力投入勞動生產，能夠努力工作，能夠讓臺灣繼續維持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地位。」沒人這樣說。臺灣有個作家叫做苦苓，他竟然還創造了一個名詞叫做「單身公害」。注意呀，「單身公害」不包含單身男人，單身男人叫做「最有價值的單身漢」，但是女人要是不結婚，就叫做「單身公害」，說她遲早要給人家添亂，會吸引已婚男人發生關係。從這個例子就可以看到，雖然女人和男人同樣在對社會做貢獻，但是她的不婚選擇對這個社會來講卻是個非常負面的評價。

除了不婚之外，在 1993 年的臺灣，我們也逐漸看到，同性戀的可見度提升了。這個倒不是說 1993 年才有同性戀，而是說過去可能就是檯面下大家耳語一番，可是沒有明說。但是到了 1990 年，開始有同性戀的社團組織啦，有學生開始在讀同性戀相關的書籍，有老師開設了和酷兒研究、同性戀研究相關的課程。這些東西都使得同性戀的可見度提高了很多，讓大家感覺到：這個社會好象不一樣了，從前以為天下人都跟我一樣，男的長大了就應該娶女的，女的長大了就應該嫁男的，怎麼現在發現身邊有很大一群人原來是同性戀！這個現象也讓大家感覺到這個社會在變化中。

除了不婚的人口愈來愈多，當時也開始有人批評「多重性伴侶」現象。換句話說，不管有沒有結婚，有很多人的性伴侶都不再只局限在一個，而是同時或連續和好幾個人有親密關係。有人可能懷疑多重伴侶怎麼可能，其實我們活在一個流動性很高的社會，大家工作忙嘛，有一方經常出差，或者根本就被派駐異地，男女朋友或夫妻一個禮拜才有一兩天在一起，另外還有三、四個晚上閑著，要是能有別人談談天、吃吃飯、陪一陪，其實也挺不錯。既然沒有人能夠霸佔你的全部生命，何不讓別人來填空？於是婚外情、腳踏兩條船都成了常見的局面。

性實踐可能只是個人私密生活中的事，但是 1990 年代的臺灣開始出現了非常多和這些現象有關的公共論述，使得這些原來只在耳語之間的現象成為廣為人知的趨勢。例如討論單身的女人應該恪守怎麼樣的道德規範，不要去招惹人家，或者說女人終究恐怕還是要結婚比較好吧，或者開始談論同性戀，比如說叫同性戀不要去隨便騷擾別人、追求別人呀，自己要知道本分呀等等，多重性伴侶當然更要被人家譴責了。所以 1993 年的臺灣已經形成了一堆很明確的公共論述，針對著當時可見度越來越升高的社會現象，形成了越來越猛烈的討論和攻擊。

情慾的物質基礎

除了出現大量非傳統的情欲實踐之外，情欲生產力的大躍進還有第二方面的徵兆：那就是，這些實踐同時有著新的物質基礎來支撐。也就是說：「情慾的物質基礎」促進了也維繫了「情慾的生產力」的大躍進。對這些物質建設的積極使用，使得情欲活動得以順暢的蓬勃發展，因而維繫了情慾的生產力得以持續前進。

什麼樣的東西算是情慾的物質基礎呢？那要看不同的歷史脈絡。

以 1990 年代的臺灣而言，作為一個以外銷為主要經濟模式的社會，當時因為要平衡貿易差額而大量開放進口私家車，而這些私家車的普及就意外的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情欲物質基礎。因為有了汽車，窗戶上貼了反光紙，偷情就不容易被人發現，在空間選擇上比較沒有限制，一車就開到別的地方去了，而且不用搭乘容易碰到熟人的公共交通工具，就能跑到某些隱秘的地方去約會。必要的時候，在偏僻無人的鄉野之間，在車裏就能「辦事」，這也使得一些臨時起意的情欲活動得以立刻方便的執行。

除了私家車以外，1990 年前後之際，臺灣已經大量出現了賓館，意思就是你們所謂的「鐘點房」，通常以每節兩小時或三小時來計算。不過這些鐘點房可美得很，因為大部分賓館是有特殊主題的，有日本式的、法國宮廷式的、鄉村式的，所有的家具佈置都是特殊風格的，給你一個世外桃源的感覺，使你可以突然從煩瑣的日常生活進入一個天堂般的、完全與外面世界不一樣的、非常浪漫的氣氛。賓館在臺灣多到十步一家、五步一家，而且生意好到不得了，尤其情人節或者其他比較浪漫的節日，客人還要排隊，24 小時都有客人在用，一直排到第二天。賓館的密度、使用的頻繁度，其實突顯出一個現實，這個現實就是：性老早超越了婚姻的範疇——去那種地方的人可不都是夫妻，對吧！夫妻何必花那個錢呢？在家隨便做做就算了。那這麼多賓館房間都是誰在用呢？答案是很清楚的。所以說，婚前性、婚外性也可以用賓館房間使用量這個數據來反映，而賓館的存在則使得這些活動得以方便的、愉快的進行。

再說情欲的另外一個物質基礎。過去大家交朋友，充其量多半都是同行同道同鄉同圈子的人，想要認識一個在圈子之外的人還蠻難的。可是當時在臺灣出現了一些新的交友、拉線管道。比方說從日本傳來了「男來店，女來電」的行業，意思就是說男性可以來這些小店

面，繳一些費用成為會員，來店裏坐著喝咖啡，等候女性打電話進來，男的則隨機接聽電話。要是相談甚歡就可以約著見面。要是沒有相談甚歡的，沒關係，女方掛掉電話，男方繼續守下去，看看下一個能接到誰的電話。這個「男來店，女來電」的操作方式使得原本根本沒有機會相識的人通過電話的機緣來發生接觸，而不是像過去只能通過熟識的人來認識別人；而且在這種電話來電式的接觸中，大家可以採取自己選擇的身分和對方互動，不需要以真面目示人；還有，大家都心知肚明彼此的動機何在，反而不用玩那種爾虞我詐的欲拒還迎遊戲，而可以直接的提出要求。以上這些因素都很明顯的促進了性協商的速度。後來網路出現，那就更不得了，因為在網路上可以認識的人更多，圈子更大，而且同時和許多全然陌生的人接觸更加容易。這些情欲生產力的物質基礎都促使人們有更多管道、更快速度來發展親密的邂逅。

就情欲的內涵而言，1990年初，臺灣還非常流行一種商店，叫做「情趣商店」，也就是你們所說的「成人保健商店」，裏面賣一些透明的男女內褲以及所謂情趣助興商品。這些商品促進一般民眾在性愛方面嘗試一些不一樣的想象、角色、姿勢、動作，讓大家有新鮮的感覺，風行一時。當時臺灣也首度出現有線電視，是當時臺灣官方的三家電視臺之外的「第四台」，其中包含了24小時播放的成人頻道，日本和歐美的三級片大量進口播出，使許多過去沒有機會接觸色情材料或者不好意思到店裏租色情錄像的人，都可以借著有線電視這個媒介而輕鬆的接觸到色情。透過大眾媒體，新的情欲刺激、新鮮的情趣點子、各式各樣的色情幻想材料都以最養眼的方式不斷出現，這些也都提升了情欲生產力。

除了這些商品和空間提供了情欲活動的享受和想象素材之外，我們當時還注意到情欲價值觀明顯轉變的徵兆。過去我們周圍有關愛情

和性的說法都座落在穩固的人際關係當中，像結髮夫妻呀，一生一世，長長久久等等說法。可是 1990 年代初期我們開始注意到某些流行歌曲的出現，它們描寫的都是短暫的邂逅和一夜情，甚至有手錶廣告還宣佈：「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值得注意的是，那個「不在乎」聽起來還真有股氣勢，使得天長地久聽起來不那麼吸引人，反而是「只要曾經擁有」才是真的、美好的、值得的。這句臺詞之所以一下子就抓住大眾的情緒，大紅特紅，成為新的人生選擇之一，正是因為事實上大眾的實踐已經改變，大家已經在搜尋新的、精確反映這個變化的說法，而這句流行的臺詞則恰當的表達出這個變化來。

主流情慾論述

照上面這幾個例子所顯示的，1993 年臺灣情欲文化的變遷已經被注意到，被視為一個需要公眾輿論討論的社會問題；同時，新的情欲管道、新的情欲硬體設備逐漸被建立起來，成為物質的存在，也積極促進了發展新的關係、新的接觸、新的情欲模式。換句話說，1993 年的情欲生產力已經到了一個臨界點，可是當時公共論述的回應還是在告訴大家：「我們應該尊重人家的家庭，不要破壞人家的家庭，女人最好還是結婚，不婚終究還是個禍害，一夜情不可取，很危險，色情是社會病態，應該被禁絕，同性戀不是病但是這種迷失應該被矯正……。」換句話說，當時的公共論述主要還是在嘗試重新穩固舊的規範和共識，維繫舊有的生產關係，也就是異性戀一對一婚姻——當然，間接也維繫這個生產關係（也就是婚姻關係）當中的性別角色規範及權力分配。

另外一些公共論述則是順從媒體的消費邏輯，繼續放大炒作那些生產力突飛猛進的現象。比方說媒體報導「男來店，女來電」的現象多麼風行，多麼可怕，但是只當作一個聳動的新聞來報導，而不思考這

個新生的管道如何打開了交友的管道，如何有機會突破求偶過程的不平等邏輯等等。再比方說，同居愈來愈普遍，有些節目就邀請家長來座談，問他們怎麼看待兒子跟女友同居。通常爸爸媽媽就說：「還可以，孩子大了，也應該有這樣一個交往的關係，只要不是太過分就好了」。但是你問他們怎麼看女兒跟人家同居，父母們則是氣急敗壞的說：「絕對不可以，這樣不是虧大了嗎？」你們看看這個邏輯：兒子跟別人同居就是賺到了，但是要是換了女兒，就是賠本。在其中作祟的，很清楚的就是那個男女性別不平等原則。從這兩個例子就可以看到，情欲生產力的大躍進並不一定會導向推動社會改革開放，如果進步開放的言論不積極介入，有時只會讓傳統保守的價值觀再度重申自己而已。

我們再來看當時女性主義者又怎麼說這些社會現象。

很多女性主義者對於當時的情欲蓬勃現象抱持比較保留的態度，其中又可以分成三種。第一種女性主義立場說，這些現象只不過是順應資本主義商品化趨勢，讓女人的身體進一步的性化。換句話說，當一些女人很驕傲地在鏡頭前展示自己的身體推銷各種商品，或者因為想要讓自己的身體形貌更為性感因而使用塑身服務行業時，有些女性主義者就批評：「你這樣做，是順應資本主義的邏輯，你讓女體進一步的性化了。」第二種女性主義立場說，情欲雖然好象開闊了，好象有很豪放的趨勢，但是這只是強化了現有的性別和階級差距。意思就是說，男人還是可以多搞幾個，女人則還是有限，而有錢的男人可以多搞幾個，沒錢的男人還是沒人要，這個基本邏輯還是沒有變。她們認為要是大家更加的性開放，那只是強化這個邏輯而已。因為在性封閉的年代，女人只要守得緊，男人想要掠奪還蠻難的，可是現在性開放，大家都說可以，那男人掠奪就更容易了。因此，這些女性主義者認為，性開放只是強化了原有的階級和性別差距，使得某些人累積情

欲財富更多，有一些人則只有被掠奪的份。第三種女性主義者說，我們雖然看到一些豪放女好象氣魄非凡，好象能夠非常開闊，但是那只是一些在情欲條件上佔優勢的女性，她們身材比較好，長得比較好看，而這些情欲優勢的女性正在模仿或複製男性的欲望，以擴張自己的情欲版圖。總而言之，就這些女性主義者的回應來說，要是女人談情欲解放，就有可能是被利用，被資本主義利用，被男性利用，或者被收編。無論你做怎麼樣的一個跨越疆界的措施，恐怕到最後還是陷入既有的權力的邏輯而已。

當時情欲生產力暴漲，你看到情欲生產關係還是沒有人想要碰，而公共論述不管是保守的道德論述也好，不管是女性主義的進步論述也好，都還沒有想到要如何正面積極的處理這個新生的社會力，而只能用保留、猶豫、退避、甚至批判來回應。面對這樣一個澎湃爆發無限的趨勢而論述卻還十分保守有限的時刻，如果你關心或者想要改變性別權力關係，你要怎麼介入？

換另外一個方向來講，雖然看到好象女人的情欲活動多了，可是你感覺到女人在面對情欲的時候好象還是顧慮很多，恐懼很多，被動兼退縮，脆弱而易傷。即使進入情欲活動，好象做完了也不覺得怎麼樣，感覺好象只是被人使用了而已，總覺得對方的愉悅高過自己的感覺。難道性就是這樣一回事嗎？總之，很多女人已經進入了多元的情欲生活，可是能揮灑的自在性和自主性都還很低，還是很多顧忌，很多猜忌，而堆在她們頭上的汙名更是沈重。難道情欲場域的開闊沒辦法改變性別的情欲雙重標準嗎？

豪爽女人

在這樣一個夾縫中，如果我們要繼續想象女人在情欲生活中能夠坦然自在揮灑自如的話，那要到哪里去找這個不一樣的女性形象？一

個很不一樣的女人在情欲上是什麼樣的？什麼樣的女人可以在情欲上突破男強女弱、男主女從的性別鐵律？我們迫切需要那些暫時可能還很有限但是已經顯出一些徵兆的女人，從她們身上找尋可以為其他女人所用的力量。當時我找到的主體象徵就是後來在我書裏提出來的「豪爽女人」。

「豪爽女人」不等於豪放女，豪放女這個名詞只描述了一個女人在性協商方面很開放，不像所謂好女人那樣待價而沽，斤斤計較，放不開手腳；但是「豪爽女人」的含義卻包含了對於情欲愉悅品質的強調。「爽」這個字在臺灣的脈絡中有雙重意義，一方面就是情欲愉悅的經驗，就像那種性高潮的爽，另一方面則是對於情欲之事自在而開關，不會躲躲藏藏、羞羞愧愧的。這也就是說，在個人層次上，豪爽女人不單單主動追求享受性的愉悅和爽快，而且在氣度上也是一個開闊的人，對性不覺得什麼羞恥掩飾。更重要的是，要想女人能夠這樣充分的享受情欲，整個社會文化環境都必須開放，必須破除對女性情欲的限制和監控，破除性別的雙重標準，必須提供一個豐盛友善的情欲文化環境——這個集體層次的意義正是豪爽女人這個概念一直強調的，而這樣一個理想的形象也就是女性情欲解放運動的先鋒部隊。

其實一般的豪放女身上已經看得到上述的一些徵兆。當然，豪放女不是什麼現成的性革命的主體，她們可能沒有正統的女性主義意識，她們也可能沒想過自己的作為有什麼深刻的時代含意，但是重點是：她們已經在情欲領域當中用她們自己的方式長出了一般女人沒有的力量和智慧。有些女人想一百年也想不到怎麼樣去找情欲出路，怎麼樣主動出擊，可是有些女人已經想到了，有些女人已經開創出情欲的空間，那你為什麼不去看看別人是怎麼搞成功的？你不一定要全部模仿，你不一定要全面接受，但是至少你也得有個虛心的態度去看看，而不是像一般人那樣高傲的說：「不，你這個爛女人的東西我才

不想要！」說得白話一點，如果我們看到現在大部分女人在情欲的環境中是吃虧的，是使不上力的，是提供人家爽而自己不太爽的，那麼，我們要問：在情欲的領域當中，什麼樣的女人玩得開？什麼樣的女人能夠操縱局勢？什麼樣的女人在討價還價中收放自如？——這些女人自己長出來的力量就是所有女人都可以分享的文化資產，是值得我們大家研究學習的。

如果我們想要利用這些在情欲領域中海闊天空揮灑自如的女人的力量來突破性別角色的局限，讓其他的女人也多一點空間，那麼我們需要做的基本工作可能有幾項：當時我提出的第一項工作就是，我們要轉化豪放女情欲實踐的文化意義。她可能只是豪放女，她的爽只是一個個人的行為，可是在性革命的時刻，我們要開始想：這樣一個個人的前衛行為要怎麼樣才可能促成集體境遇的改善？我們須要重新去詮釋、去理解豪放女那些被排擠的、被汙名的情欲實踐。我們要去理解，她為什麼能做得跟不同的人上床？她有怎麼樣不一樣的想法和感覺？我們在街頭上走半天，沒人理我們，可是為什麼她在街頭一站，就有人向她投以欲望的注目？為什麼她那麼容易就能和人搭訕相談甚歡？她到底是怎麼做到的？你要去重新詮釋她的一舉一動、她的看似毫無羞恥心，你要重新詮釋它們，要重新去理解，要說出這些行為舉動可能有著什麼一些突破性的意義。

其實這也不是什麼難事。有些女人覺得自己在情欲實踐方面的動力很低，想變好象也變不了，可是你還是可以在性解放運動上有份呀！你所要做的最起碼的事，就是力挺這些被人不齒的豪放女。從前在街上看到一個女的穿著暴露，挺著奶子走來走去，好象很騷的樣子，眼光不斷地瞄男人，大家往往是不屑一顧，或者投以不齒的眼光。可是我告訴你這種眼光是什麼意思：這種表情和眼光都在延續這個社會對於女性情欲的負面評價，它們都是在延續這個社會對於女性

情欲的歧視和懲罰，這些眼光和不齒——就是那個壓迫體制的起碼體現。所以，就算你自己沒有辦法參與這個豪放女的行列，至少你要做到的是從今以後以崇敬的眼神，仰慕、讚賞的眼神，嘴角勉強擠一點微笑出來，向這些女性情欲的先驅致意、致敬。她們睬不睬你，那是另外一回事，因為老實說，那些女人不睬你，是因為她們也知道你平常都是以什麼樣的眼光去看她們，所以她們老早就牢牢建起自己的防衛措施。

但是你需要積極改變我們這個文化對於這種女人的回應方式。當你不再延續舊有的價值判斷，當你不再用不齒的眼光看她們，那你就在逐漸地挖牆角破壞原來對女性情欲不利的價值體系，你就在積極介入性革命的可能方向和效應。因此你需要積極的重新詮釋這些女人，例如，她不是煙視媚行，相反的，她是在肯定自己的主體性，肯定自己的身體和魅力。和她對比起來，別的女人走路的時候總是駝著背，生怕別人看到她的身體有曲線，或者走在路上和男人交會時連個四目相對的力量都沒有。四目相對又怎麼樣？他能把你殺了嗎？為什麼不敢看他的眼神？看了又怎麼樣？心情好就笑一下，看不對眼就瞪他兩眼，有點意思就對他放一下電，順便實驗一下自己眼光的魅力，也不錯啊！這叫「鍛煉」。魅力從來不是天生的，而是需要鍛煉才能收放自如的。

如果我們希望擁有一個豐盛自在的情欲文化，那麼第一步就是要創造一個環境，這個環境不再踐踏那些情欲很旺盛、很突顯的女人。我們要開始把那些被汙名的、被踐踏的實踐搶回來，做為我們力量的泉源，經驗的泉源。

改變我們對女性情欲的看法，其實就是調整我們評判女人的標準，改變我們對所謂「壞女人」的態度，但是更重要的是，改變我們對別的女人的妒恨情結。女人把別的女人當成仇敵，那些長得很漂亮，

身材很好，受人歡迎，活得很自在的女人，特別被其他女人看不順眼，因此用各種酸溜溜的口氣、刺人傷人的字眼來戳她們。她們的言行舉止其實和你沒有太多利害關係，她們吸引的男人可能也不是你有興趣的，她們腳踏幾條船都不關你的事，可是你就是恨她們，總覺得她們好象多吃了很多口，而你連僅有的一口好象也岌岌可危。於是你心中充滿了不安全感、充滿了嫉妒和怨恨，覺得「我雖然不要，但是你也不能要」。這種心態其實蠻可怕的，你的局限為什麼要成為別人的牢籠？你不要，為什麼別人也不能要？你不愛，為什麼別人不能愛？為什麼你的生活、你的價值觀要成為全球放之皆准的標準？豪放女從不期待你變得和她一樣，但是你卻總是恨恨的想要她消失，想要她變成和你一樣過平淡無欲日子的女人。

除了女性的情欲實踐要被重新詮釋以外，我認為還有一個更廣闊、更深遠的目標需要我們去努力實現，那就是我當時提出的第二項工作：我們需要改變女性的再生產機制，也就是改變養育女人的方式。你要好好的想一想，為什麼在情欲上有那麼多女人明明知道自己可以有更開闊的世界，可以更主動、更要求，可是她們就是怕怕的，她們就是擔心別人的眼光和耳語，她們就是不敢踏出第一步？這到底是怎麼養成的？你要好好回想這個問題。難道每一代的女人都要這樣和自己的恐懼掙扎？難道每一代的女人都要明知可以卻是做不到、因此充滿矛盾的自恨？如果你是那種內心嚮往改變，但是自己無力實踐的人，你更需要想：我是做不到的，可是難道我們每一代女人都要繼續這樣嗎？難道我們要繼續養成一堆理性上明白道理，但是心靈和情緒卻軟弱的女人嗎？我們到底要怎麼樣去創造一個新的女人再生產機制？到底要怎麼樣去創造生產出不一樣的女人來？——這個問題正是催促我撰寫《豪爽女人》的力量，也是我介入 1990 年代臺灣性革命的方式。

我覺得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你首先就要去深刻觀察並分析，在你所處的社會中，女性主體是怎麼樣長成現在這個弱勢的樣子。女生並不是天生就脆弱無力、心存倚賴、膽小怕事，年紀很小時候，女生在體力上絕對不輸給男生，因為男生也強不到哪里去，反而小女生因為性別調教還不深刻，許多女生在氣勢上都很強悍，打架賽跑都不輸人，校園裏其實有很多這種「霸王花」。可是不知道怎麼的，她們總是受到周圍環境的壓迫，要她們收斂自己，更像女生一點；不是霸王花的女生也從沒向霸王花們學到什麼本事，反而和霸王花們保持距離，自己的身體也愈來愈弱，氣勢愈來愈薄，心態愈來愈倚賴，長成了一個一個覺得自己只能扮演女性角色的人，然後再來養育另外一代也不太獨立的女人，這樣一代一代照本宣科下去，你就根本不要夢想改變我們現在重男輕女的性別體制，你就根本不要想改變那個讓你不滿的性別不平等狀況。

你要是真的不滿現在的性別角色分配，你就需要對現有的性別調教文化進行總體檢，總批判，開創新的養成教育來切斷它的延續。你要去分析，男生是怎麼被養成積極探險的？為什麼男生上了互聯網就拼命設法打進人家的網站，而女生只會坐在一邊等學長來幫忙上網？為什麼男生喜歡探險而女生總是守成？為什麼男生冒險犯難而女生只想到危險、想要安全？這些性別特質的調教是怎樣形成的、怎麼進行的？我們更需要去分析，為什麼那些校園裏的霸王花能夠成功的避開性別調教而長出自己強悍的力氣來？我們要如何調教下一代，才不會重蹈覆轍又養出一堆弱勢女人來？如果你們現在看到周圍有些青少年好象不太顧忌人家的異樣眼光，好象有一種「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的氣勢，那你就不要再像別人那樣訓斥她，警告她再這樣以後會嫁不出去。你要想的是，要怎麼樣把這種氣勢和態度轉化成積極的力量，要怎麼樣才能養成那種成年後不需要由女性主義來重新進行思

想建設的女性主體。

我媽媽今年七十八歲，不太喜歡讀書，大概讀二十分鐘就打瞌睡了，注意力沒辦法維持很久。1994年我寫完《豪爽女人》這本書稿的時候，想試試讀者會怎麼反應，所以就拿給我媽看，也讓她知道一下我平日忙來忙去都是在做些什麼。那次她花了一天半讀我的文稿，看完了以後跟我說：「我要是早三十年聽到這番話，該有多好！我就不會讓一個男人這樣用我一輩子。」我聽到這番話，真是覺得蠻辛酸的。三十年的生命耗費在這種不愉快的身體經驗上，還生了六個小孩，此刻想來，是何等的浪費呀！

我這麼多年來從事情欲解放運動，其實一直有個期望，就是希望不要再有那麼多女人在回首前程的時候才說：「我要是早知道，該有多好！」我們為什麼不能現在就知道？現在就覺悟？現在就改變？要是現在不做改變，要等到什麼時候才變？要等到多少女人浪費她們的生命之後才變？當時性革命已經在發生，新的女性情欲空間已經有了契機，我覺得需要趕快思考，創造新的理念和實踐，好讓女人不要再長成充滿惆悵怨恨的主體。

介入性革命的第三項工作就是，女性要打開情欲空間，首先就要集體來談性，交換性資訊、性經驗，累積性能量。女性情欲解放運動，什麼叫「運動」？運動不是個人去做做就算了，運動是「集體」的行動，在集體行動中改造個體，也形成集體的力。情欲解放運動並不指示個別的女人應該如何性開放。你要開放，你要豪放，你不開放，你不豪放，幹我屁事！個人要做怎麼樣的人生選擇，不關別人的事，你自己一力承擔後果就是了。但是，情欲解放運動的終極目標是希望女人有更大的空間，希望女人能有更豐富的情欲文化和材料，希望女人能分享情欲社會資源，希望女人不再承受貞操情結的束縛。這個社會環境必須要支援女人做各式各樣不同的人生選擇，而唯有集體起

來，才能夠改變這個社會環境。單單一個女人性開放，這社會變不了，還得要有一個集體的力量去支援這樣的實踐，需要提出正面積極的說法，才能傳承下去，這樣子才能形成一個長久深刻的改變。

可是，講到這裏，又會遇到另外一種問題。1995年5月臺灣就有一群大學女生集結在臺北市大安公園的門口，宣告展開「情欲拓荒運動」。當時有些人看不順眼她們，就批評她們說：「這些女孩子雖然在談情欲拓荒，可是她們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嗎？還是她們只是用情欲拓荒這個口號來遂其私欲之目的，她們其實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我告訴你們，這些女孩子正是透過集體的力量來改造自己，也藉此改造社會。或許確實其中有些女生沒有學過整套女性主義理論，或許有些人只是跟著同學來玩玩，但是，重點是：當一群女生在公共空間中宣佈要「集體叫床」，並且用她們尖叫的聲音表達佔領這個情欲空間的時候，在那一剎那，這些女生已經學會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功課，這門功課把女性主義抽象的理論具體化了，這門功課就是：「我可以有力量，我可以佔領公共空間，情欲是我的領土，我可以自己主張。」這樣的氣勢在那一剎那中很具體的確立起來，比你用理性讀幾百遍女性主義理論都還來得有效，因為在那一剎那中，她們的身體和聲音都真真確確的告訴她們：這是可能的。

我們在教室裏面可以講幾百遍女性主義理論，大家聽得熱血沸騰，覺得很有道理，但是出了教室，個人面對現實世界的種種局限，好象就沒那麼確定了。但是，在那一剎那，在那個公園的門口，當這群女生放開自己的情欲聲音，盡情用尖叫聲集體大聲說，「我們女人要集體叫床，情欲空間是我自己的」，在那一剎那間，她們身體力行的感受到了女性主義應該但是一直沒有給她們的力量，這才是那個活動真正的意義。

大家不要以為，要頭腦想清楚全套理論，透透徹徹的，才能做得

成事情。老實說，這反映的只是知識份子的身段和傲氣。如果我們要這樣檢驗的話，請問：你們拼死拼活考進中山大學，讀到研究所、博士班，你們有沒有徹底想清楚你們來這裏幹什麼？你選讀這個科系，有幾分是自主的？你選到這個學校，有幾分是真正想清楚的？別人也可以質疑你們是用追求高等學術來掩蓋個人想往上爬的事實。為什麼她們集體叫床，你要質疑她們，而你們上大學，就不必接受質疑？難道上大學就毫無可疑的動機？今天我們看到這些女生透過一個集體的方式，至少創造出一個可能性，她們感受到團結在一起是有力量的。這些情欲拓荒的女生後來之所以能夠繼續下去，還自力拍片、拍電影，那個力量從哪里來？老實說，就是從這樣的群體經驗當中迸發出來的，這個時刻和這種經驗對她們來講是意義深遠的。

打造友善環境

當性革命已經在發生，情欲空間似乎在開闢中，那麼要怎麼樣介入，才能保證女人的情欲權利也能順勢平等並進？這就是 1994 年臺灣的女性情欲解放運動要回答的問題。

除了上面所講的三個工作方向之外，因為女人和情欲長久隔絕，所以情欲解放運動也需要有一些具體的提法來建立女人對情欲的認識和掌握。昨天提到，1994 年 3 月《島嶼邊緣》第九期性別專題包含了一個名為「妖言」的專欄，它鼓勵女人從自己的主體位置來集體說自己的情欲感覺，我們有很多人都在那個專欄中寫過。「集體說性」的重點是什麼？第一個，女人透過把自己的情欲文字化、圖像化、想象化，而開始去面對自己的情欲，把它當成一個可以被觀察、被分析、被瞭解、因而可以被自己掌握的東西。過去女人很少認為需要認識情欲、需要瞭解自己的身體和感覺，甚至很怕這方面的討論，以致遇到和性相關的事情好象就非得害羞回避不可。這種無知加上文化禁忌，使得「性」

成為一個很容易被用來羞辱或恐嚇女人的東西，即使在親密關係中，性也常常只是男人主導、男人享受的活動。情欲解放運動認為，我們現在不能再停留在這種無知無力的狀態，女人集體說性的過程可以使我們對自己的情欲思想價值觀、對自己的欲望渴求、對自己的身體有所認識；同時，也因為女性情欲經驗的集體交流、交換、交會，就像華山論劍一樣，能夠使得女人的知識和經驗彙整在一起，成為大家的資產。女人的集體說性，是一種知識和經驗的累積，也是一種開闊的、破除羞恥感的作為，是女性力量得以壯大的重要活動。

第二個，這種交流的先決條件就是在言論立場上不預設正確答案，不死守單一，也就是在心態上開闊，以平常心來看待情欲的各種面貌和選擇。任何的討論都一樣，如果預先有特定的立場和底線，那就不會有什麼好的討論，唯有不設底線，才可能有自在的交流和探索。昨天才剛提到一對多的關係，就有人急切的問：「如果一對多成為可能，那豈不是形成對既有道德體系的挑戰？」我記得民國初年的婚姻都還是買辦式、父母媒妁之言決定的，那個時候敢要求戀愛自由、婚姻自主的人也跟當時的社會共識起了衝突，可是現在你們怎麼看待那些人？還不是都把她們當成革命先鋒？每個時代都會有一些不同於主流價值的說法出現，難道都要把它們打成異端邪說？再說，不管個人的行動選擇如何，至少在討論中要容許各種各樣不止於單一的言論，在心態上要有非單一的心理準備。世界的大趨勢是：離婚率不斷攀高，親密感情生活越來越不穩定，這是現代風險社會的特質之一。可是太多女人完全沒有準備好面對這個現實，因為她們還以為天長地久，她們還以為永遠不會變，然後有一天晴天霹靂東窗事發的時候才來哭訴：「我從來沒想過，我含辛茹苦，我全心投入，怎麼到最後是這個下場？」現在我們在臺灣都提醒女人，你不要傻傻的繼續這樣做那個黃梁大夢，人生變幻無常，大家心理上要有個準備，也許一

生中會有好幾回戀愛機會，甚至結婚不止一次。你說，「如果不再從一而終，天下不是亂了嗎？」中國五千年來加在女人身上的枷鎖就是個「一」字，什麼是貞潔牌坊？就是「一」。現在我們還要繼續講嗎？快速的變化已經是現代社會的必然了，我們需要脫離那種守成的、妒恨的心態，才能更開闊變通的面對現實。現在這麼多婚外情，你本來就應該有心理準備，要是發生了，三方面就需要冷靜的討論協商，到底要怎麼樣處理。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大家都不准臆測可能還有什麼別的狀況、別的出路，以致于根本沒有空間來討論到底可以怎麼樣處理，可以怎麼樣重新做一個安排。老是在三角拉扯中打轉，這不是死路一條嗎？所以我們主張，面對這個人際關係瞬息萬變的年代，在思考和討論上一定要開闊多元，心態上才可能避免死心眼，對親密關係的期望打從一開始就不僵化，這樣才不會搞出死結來，那麼替代方案或者解決辦法也就比較容易出來了。

第三個，除了包容「異端」的說法之外，我們還要盡力在論述和行動上支援那些已經越軌的行為。如果已經有人走出了跟別人不一樣的道路，你要怎麼回應？你要和大家一樣千夫所指，用石頭砸死她，還是支援她，繼續打開文化空間？當年秋瑾舞劍的時候，人家也對她批評得很凶，說她不守婦道，可是秋瑾可為女人打開了一條寬廣的道路。現在有未婚的女人說她希望要孩子，但是不要孩子的爸，也不要那個讓她做二等公民的婚姻，她做這種人生選擇的時候，請問你要怎樣回應？你是要跟所有的人一樣踐踏她，把其他女人的路封死？還是支援她說其實這也是一種人生可能？大家可能還記得英國的黛安娜王妃，很多人說她死得不名譽，因為她和別的男人約會，被狗仔隊追，然後撞死在路上。可是你知道嗎？黛安娜王妃生前曾經為所有的女人做了一個很重要的貢獻，大家都知道她丈夫查爾斯王子外遇不斷，但是從來不直接面對，英國國家廣播公司 BBC 有一次訪問黛安娜王妃

時，直接問到她自己是不是有外遇，黛安娜考慮了一下，說：「是，我有外遇」。她承認自己的感情生活，結果反而得到了全民的支援，現在全球千百萬女人都可以踩著她的足跡前進，坦白的面對，務實的處理。你想想，如果換了是大家嚴厲批判黛妃，這對想要開拓人生的無數女人而言豈不是一大挫折？

1994年我寫《豪爽女人》這本書的時候，就是想用這本書來宣告：性革命不能只是順著資本主義邏輯，或者男性邏輯，或者傳統道德觀的邏輯，性革命需要被導向去挑戰這些既有的權力邏輯。在這樣一個時刻，必須要有一個以女性主體為定位的情欲解放運動，不但打開女性情欲的空間，更可以藉此壯大女性的力量，養成比較強悍的心態和氣魄。用比較抽象的話來講，面對當時社會已經出現的各種情欲生產力的蓬勃現象，我們必須思考如何借力使力，去收編那些混亂脈動的社會力，組織成能夠挑戰性別體制的主體新實踐，賦予其女性主義的方向和意義，並且把這些趨勢進一步推向改變既有權力關係的方向。

不過，《豪爽女人》的說法一出，就接受到許多不同的質疑。其中最常聽到的四個質疑如下：

(1)「豪放女哪能做革命先鋒隊？」：意思就是說只有優秀知識份子才有資格領導革命，豪放女應該靠邊站。

(2)「如果要情欲解放運動，那麼不想發展情欲的女人怎麼辦？」：意思就是說有些壓抑情欲、苦讀多年的人原以為自己犧牲這麼大，理應先出頭，但是情欲解放運動一來，那些平日爽得很的豪放女反倒先翻了身，太沒天理了。

(3)「不是所有女人都有本錢搞情欲解放，盲動的基層女性會倒楣」：意思就是說，情欲解放的說法首先就會魅惑那些知識水平不足、物質基礎又缺乏的女性，因此需要提醒她們別夢想，只有那種有手機、有房子、有車子的優勢女人才有本錢可以玩得轉情欲。而且，

為了保護那些意志薄弱的基層女性，應該壓抑情欲解放的說法。

(4)「情欲的問題確實存在，但是政治經濟方面的解放比較根本，必須優先」：意思就是說，在政治經濟這些議題方面有機會和能力向上爬的女性應該優先實現她們的理想和競爭力，至於那些在情欲領域比較有競爭力的女性，就往後站吧！

除了這四個比較口水化的質疑，我已經用口水化的方式回應了之外，有一些學術界的女性進一步宣稱：1960-70年代西方的性革命已經失敗，證明這條路走不通，因此本地當然不應該「模仿」西方搞什麼性革命，更不要提什麼情欲解放。既然是學術提問，這個學術的提問就需要以學術來回應，而關鍵就是有關性革命的歷史研究，以及對於這個歷史的性革命的詮釋。於是我決定寫一篇論文，把美國的性革命歷史厘清一下，厘清性革命的歷史意義和歷史面貌，以建構性革命的可能性，間接也說明情欲解放的運動策略。這——就是這篇〈性革命〉論文的寫作脈絡。

思想淵源

我在做這個歷史分析時，最主要的思想淵源是來自三個和馬克思主義有密切關係的人。第一個就是馬克思（Karl Marx）本人的說法，他的一個基本概念對我來說，受用很多，即：「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激化矛盾就是社會革命發生的契機」。換句話說，性革命的發生其實不是幾個人想要幹嘛就幹嘛，而是有一個很龐大的脈絡性的變化形成了革命的局勢。我在這邊要特別強調「激化」這兩個字，因為大家常常以為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天然就有矛盾，一定會產生革命，但是在這裏，我用「激化」來強調革命的形成有一個過程，而且可以被介入、被激化。換句話說，一個革命的發生是有一個過程的，它有一個凝聚的、成長的、把社會力彙集激蕩的過程，而且人們可以介入而促

進矛盾的激化，這個過程則是社會革命發生的契機。不過，我覺得馬克思在談社會革命發生的契機時，談得其實蠻簡單的，因為他並沒有特別去分析一些可能促成這種激化的因素、脈絡、環境這些東西，也比較沒有談介入這個部份。

在這個時候，法國的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阿圖塞（Louis Althusser）的理論給了我一個比較寬廣的角度來觀察臺灣當時發生的性革命。其中一個要點就是阿圖塞談到，社會革命的發生不是因為一個單一的大矛盾，而是因為許多「來自不同源頭、不同意義、不同層次和施力點的矛盾」，這些矛盾可能是極端異質的，可能看起來不太相關，可能操作的方式完全不一樣，但是它們在某一個歷史時刻的際會很機緣性的彙集在一起，成為一個爆發的整體，因而形成社會革命的契機。這裏講的革命觀念有著比較複雜、比較動態的操作方式，我覺得特別比較符合現代發生社會革命時的實際狀況。更重要的是，阿圖塞在講風雲際會的時候，非常強調其中的偶然性，這個偶然性有著理論上的蘊涵，也就是說，在這個關鍵時刻，主體的政治性介入與干預就非常重要，可以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簡單來說，馬克思比較強調革命有著經濟結構上的必然性，可是阿圖塞看到，要造成一種社會革命，就需要很多力量在某一個點彙集，有著一種歷史的偶然性，而這個偶然性一定需要主體的介入，一種政治性的介入，才會促使革命發生。

第三個重要的理論家就是賴希（Wilhelm Reich）。他結合了馬克思主義和佛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理論，把馬克思原來的上層結構、下層結構二分法做了一個比較有趣的延伸和充實。賴希指出：情欲有其物質基礎，而更重要的是，物質也有其情欲基礎。這是什麼意思呢？這部份的解釋也是我在〈性革命〉這篇論文中很主要想說明的。

賴希的分析是說：資本主義生產模式在個人的性生活和性態度、甚至人格結構上都有具體的塑造力，以便再生產出適合本身需求的勞

動力主體。也就是說，個人的情欲有所從出的社會條件，是這些社會條件塑造了個人的情欲以及整體的情欲文化，這就是「情欲的物質基礎」。說白一點，我們的情欲不是天生如此，不是人性如此，不是天然如此，我們的情欲乃是配合著我們此刻周圍生活環境的經濟生產模式所需而創造的。舉一個簡單的例子，第三世界的國家往往採用替先進國家進行加工生產的模式來提升自己的經濟狀態，這種生產模式會需要什麼樣的主體？老實說，加工生產是很機械性的、非常單調性的工作，它需要的主體是那種順服、任勞任怨、一直做同樣的事情而不抱怨的主體，非常被動，不用創新的主體。這就解釋了第三世界的教育體制為什麼總是非常高壓填鴨，單調背誦，標準答案掛帥，養成一堆被動消極的人格。現在臺灣的加工產業都跑到了東南亞和大陸，這樣才能靠著低廉的工資抽取最大的利潤，臺灣本身則想要產業升級，想要搞高科技生產，於是立刻就開始搞教育改革，想要調教出有創造力的、多元思考的主體，在制服發飾上都大幅度松綁以前的規定，連家庭教育都建議家長要和孩子做朋友，要溝通，要瞭解，要尊重孩子的意願。從這個角度來看，臺灣之所以這幾年一直推動教育改革，其實反映了臺灣生產模式上的一個重大危機。要發展高科技，就需要有那種可以推陳出新的創造型腦筋，而你需要的主體是那種會創新、會包裝、瞭解行銷、知道市場的主體，這樣的生產模式是你原來那種唯唯諾諾，只能接訂單、照章辦事的人沒辦法承擔的。當你需要不同的主體來承擔不同的經濟生產體制的時候，你就要改變你的教育，你就要改變你社會的文化。

經濟生產模式對於主體的要求當然也包含主體的情欲狀態。這樣你就明白為什麼在 1960、70 年代加工生產模式的時候，臺灣的情欲是高度被壓抑的。我們做青少年的時候，頭髮不能留長不能燙，制服裙一定要長過膝蓋；不能和異性來往約會，異性同學之間寫字條就會被天

羅地網地抓；要是在家裏舉辦跳舞會，警察就會上門抓人；要是穿喇叭褲，警察就當場把喇叭褲腳給剪了；男生要是頭髮留長一點，也是當街就給你剪成狗啃似的；女生要是化妝，人家就說你像妓女。那個年代的社會文化是一個情欲高壓的社會文化，有一個情欲高壓的教育體制，為什麼？因為它要生產出配合那樣一個加工生產體制的主體，那樣一個沒有太多狂想，沒有太多分心的事情的主體。可是現在臺灣想要工業升級，就不能再這樣下去。要發展高科技工業，就需要很不一樣的主體，也就需要鬆綁，好讓這些主體有個不一樣的情欲狀態，能夠在鬆綁中長出一些創意、有主動不斷消費的慾望。因此，連教育體制都有事沒事辦些舞會演唱會，讓男生女生一起跳跳舞、交交朋友。

從上面的解說，我們看到其實情欲有它的物質基礎，因為這整個生產體制對於情欲的生產有一個局限力，它會希望生產出某一類型的情欲主體。那麼，顛倒過來看，情欲本身又怎麼樣去影響到一個生產體制呢？大家可能會想，不是說下層結構決定上層結構嗎？怎麼顛倒過來還有可能？讓我解釋一下這個可能。

就從剛才那個例子來說，在一定社會條件中形成的個人心理和情欲結構會直接影響到生產機制的運作。比方說，1960、70 加工出口年代相對於更早一個時期的農業生產模式而言，勞動強度是比較高的，生產力也比較大，算是一個比較有效率的生產模式。這不僅僅是因為工業生產的規格化、集體化、分工化、機械化，同時也是這個體制的承擔者的自我動力不同了。工廠裏面雖然壓抑，但是工人的集結卻提供了發展情欲的機會，給了年輕男女一些脫離父母、自主交往、自由戀愛的空間，因此相較於農業時代，主體有更大的動力要追求更好的表現，更多的進步，對情欲機會比較充滿期望和可能，整體的情欲文化因此必須開放，而這種活力也為生產模式提供了很大的動力。當然這個開放的機會仍然不能太超過加工出口模式所需要的主體模式，總

不能讓工人爽過了頭，因此大家都感覺到很壓抑，只能偷偷交朋友，很難發展什麼豐富的親密關係。這樣的心理和情欲結構當然會直接阻礙、延緩生產模式的進一步發展。最明顯的例子就是，1960、70年代所養出來的這一批勞動主體，這種唯唯諾諾的、只能照章辦事的主體，到了現在工業要升級的階段就愈來愈難符合生產所需了，因為他不知道怎樣創新，他不知道如何變通，他不知道如何前瞻。所以臺灣為什麼拼命用力去推教育改革，雖然家長反對，老師反對，教育單位也照樣說：我一定要改。為什麼？因為它必須要生產新的情欲主體、新的思考主體、新的教育主體、新的消費主體，來承擔一個新的生產體制，因為原先的心理和情欲結構已經阻礙了、延緩了生產體制的進一步提升解放。

因此，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社會文化的調教在個人心理中形成沈澱，養成了一定的主體情欲狀態，這個主體情欲狀態則反過來可能會使得一個生產模式成為可能，或者使得一個生產模式無法運作。一個生產機制要能夠繼續操作，其實需要某種情欲的主體狀態、情欲的社會環境，才能夠支撐。我認為這是賴希的理論中一個很重要的貢獻，因此我在這篇論文〈性革命〉中提出「情欲生產力」和「情欲生產關係」的說法。這兩個概念並不是什麼固定明確的兩塊鐵板，情欲生產力和情欲生產關係都是情欲的不同組織形式和它的呈現、沈澱，在一個特定歷史時段中展現出來的緊張和對立。換句話說，有的時候情欲生產力在這個階段看起來是一個蓬勃的生產力，可是它一沈澱下來，它就變成一個束縛的生產關係。

情欲生產力和情欲生產關係是在特定歷史時段中所表達出來的對抗力量。想要掙脫以便有更多更大發展的就形成「情欲生產力」這個區塊，那些一直想要限制抓住不能擴張的力量就被稱為「情欲生產關係」。換了一個時空，換了一個條件，它們有可能會互換位置，變成

另外一種對立狀態。而且某些在此刻被視為體現情欲生產力開拓躍進的實踐和論述，固然可能和那些體現當下情欲生產關係的實踐和論述形成意識形態領域的爭戰；但是這種緊張關係或者敵我的部署並非絕對或固定，它們都可能在進一步的挪用和串連中形成新的位置和關係。它們不是永久的敵人，也不是永久的朋友，它們很可能因著一些因素而有變化。原來進步的力量有可能成為保守的力量，而原來保守的力量可能跟某種看起來進步的力量結合，很難講。重要的是，希望大家對於情欲生產力和情欲生產關係這兩個概念能夠有一些流動變化的認知。

情慾思考的任督二脈

好，講到流動變化，在這裏操作的因素是什麼？我認為就在於「新生的情欲生產力」。換句話說，有一些新的情欲生產力、新的情欲實踐、有異於主流模式的情欲實踐，如果能在某些有利的條件之下擴散沈澱，就可以促進情欲文化的流動變化。

什麼叫做「有利的條件」呢？比如說，激進社會運動的介入。例如，面對新生的情欲生產力，如果有個運動介入，能夠擴散沈澱，建立自我再生產的機制，那就有可能重新編織情欲生產關係的經緯，甚至介入資本主義主體再生產的途徑和性質。這就是運動如何介入而造成整個的變化。我把它翻譯成比較白話的方式來講，就是新生的情欲生產力，例如那些豪放女的情欲實踐，如果能夠透過女性主義情欲解放運動論述的介入，擴散，沈澱，成為很多女性力量的來源，成為她們知識、經驗交換的管道，建立新的女性自我再生產的體制的話，就有可能去改變情欲生產關係的經緯。也就是說，不再局限於男尊女卑傳宗接代的異性戀一夫一妻體制，而可能有其他的人生道路，單親的，不婚的，同性戀的，多重的，等等，可能有各式各樣的家庭組織

形式。這樣一個新的情欲生產關係的經緯，當然有可能衝擊到整個社會的再生產體制，這些年來人們不斷的討論婚姻制度的逐漸崩解，其實也就是在描述這個多元化的過程。

講到這裏，就要回頭來重新再講講性革命／情欲革命了。有時候我會用「情欲革命」來取代「性革命」的說法，因為一般人的理解，一想到性，就想到那檔子事，而談「情欲革命」比較能夠包括感覺、感受、文化資源、社會的論述，它有一個文化的範疇、環境、脈絡這樣一種感覺。好，那什麼是性革命／情欲革命？放到剛才的說法中，情欲革命就是情欲模式很機緣性的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段中，被觀察到，被注意到，被大量關注討論辯論，在這個特定的歷史時段中，情欲模式有了多樣化發展，而這個多樣化的增長速度和幅度都使得性的運作方式、具體實踐、論述說法、甚至相關情緒反應、人格結構，一再突破原有情欲體制的決定或局限——這就是性革命的徵兆。所以，性革命的徵兆其實包含了很多層次，它有主體的實踐，它有公共的論述，它有對於情欲生產關係體制的一種衝撞。

以這個定義來看，美國近代史上有兩大情欲革命，一個是 1880 到 1920 年之間有關性道德和婚姻的重大轉變，而在歐洲同時也出現類似趨勢，賴希就是在這個階段中特別介入了歐洲的特別是俄國的性革命；另外一次情欲革命就是 1960 年代至今瀰漫西方的性革命，這個革命還在蔓延發展，因為在這個領域當中還有非常多的新生事物，新的論述，新的組合，人們對於情欲的新看法也一直在發生。臺灣的性革命則在 1990 年代前後比較明確地昭顯出來，而且有情欲解放運動的介入和推動。有興趣的同學都必須去看論文的實際內容和分析，今天這堂課我就只講理論的部份，希望至少把概念部份講清楚。

在這裏我需要提醒一下，你們閱讀論文思考性革命的時候，我希望大家要盡力避開很常見的單向線性思考，不要很教條的預先就設定

性革命的發展必然如何如何，而能夠複雜一些、細緻一些的來看具體的情況，來推想理論的含意，不要凡事都單向思考。

什麼叫做「非單向的思考」呢？讓我用性革命的例子來說明一些非常吊詭的、非常諷刺的現象。

第一個，資本主義與情欲發展有什麼關係？

許多人認為現在情欲之所以蓬勃發展，主要就是因為資本主義商業文化的帶動。我倒覺得不一定。資本主義的發展其實並不必然促進情欲發展，事實上，許多人都相信情欲發展對勤奮工作、對資本家累積利潤、對發展專業精神、對於累積資本，都有很大的阻力。大家如果讀德國社會學理論的開山祖師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就可以看到那種想法的原型。因為在那個資本主義初期發展的階段，禁欲是一件好事，禁欲才能夠累積實力嘛！大家都不要花錢享受，大家都勤奮工作，而且在工作上不要搞戀情，破壞工作氣氛，我們大家要工作、工作、工作。所以，資本主義並不一定和情欲生產有友好的關係。

不過，資本家很快就發現情欲的發展也不見得有那麼多壞處。雖然資本主義很希望大家禁欲，大家都努力工作，利潤就能不斷生產出來，可是，它同時也發現，情欲的發展可能有其他的好處。畢竟，工人的再生產需要「休息」，大家都知道，工人歷史的抗爭就是對休息時間的抗爭，也就是對勞動時間的抗爭。原先 19 世紀初的時候，勞動時間是 16 個小時，後來經過工人組織工會抗爭，流血喪命，才減到現在我們所瞭解的 8 小時，甚至 6 小時，甚至彈性工時。可是資本家很快就認識到，再生產需要休息，工人不能一天干 24 小時，但是，要是休息能被轉化成「休閒」，那就對資本主義更有利了。因為「休閒」就不是坐在那兒、躺在那兒休息，休閒就是要出去玩，出去花錢，出去消費，這也就促進了資本主義的利潤和發展。而在我們這個情欲壓抑的社會

文化中，用情欲來帶動休閒最有效，於是情欲被當成誘導休閒消費的主要力量，而消費則是此刻資本主義得以存續的重要力量。現在資本主義已經不是一個積累的時期，而是一個苟延殘喘的時期，如果你們都不花錢，資本主義立刻就會滅亡。你勞動，賺取工資，然後在休閒中把工資再花掉，錢回到資本家的口袋中，你又再回去工作，這樣反復迴圈，錢都在他手中，多好啊！因此資本主義樂得使用情欲來促銷自己。但是同時在工作的環境中，資本主義卻也愈來愈強烈的壓抑情欲，用嚴禁辦公室戀情或者防範性騷擾的措施來限制情欲在勞動場所的浮現。

所以說，資本主義與情欲發展的關係，不是像我們想象得這麼簡單。說資本主義一定是鼓動情欲，或資本主義一定壓抑情欲，我覺得都不見得。這裏面有一些很巧妙的很複雜的關係。

好，我們再看另外一個複雜的例子：婚姻與情欲發展。

從前的婚姻就等於說是一個大家庭和另一個大家庭的結合，所以，婚姻是座落在一個大家庭、大家族的體系當中，要獨立做什麼事情都蠻難的，更不要說離婚了，因為你座落在那樣的環境當中。可是，在一個愈來愈沒有傳統社會網路維繫的現代小家庭婚姻關係中，情欲有其愈來愈大的重要性，因為需要它來做為一個新的婚姻粘合劑。所以你看 19 世紀開始小家庭婚姻的時候也開始對愛情看得很重，對性生活看得很重。而 19、20 世紀之交有一股非常強烈的對於婚姻的改革動力，婚姻不再像過去一樣是包辦式的婚姻，不再是利益結合的婚姻，在那時，婚姻開始是愛情的婚姻，伴侶式的婚姻。愛情很重要，性很重要，這是 1920 年代開始的新婚姻模式，也就是愛侶婚姻興起的脈絡。

可是各位也注意到，固然有這樣一個趨勢：愛情可以鞏固婚姻，但是別忘了：當愛情愈來愈被看重時，逐漸冷卻的婚姻也愈來愈難以

忍受，而當別的爱情對象出現時，即使已婚者也愈來愈覺得自己有正當性另謀出路。再加上個人主義化的趨勢擴散，在婚姻裏面大家不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水乳交融而已，我們還有一些個人自主的期望，我要做我自己，我不能因為我結了婚就沒有我自己了。個人主義化的趨勢以及情欲文化的擴散，都有可能為婚姻增加很多變數，或者影響，或者引誘，使得婚姻的危機加劇。

所以在這裏，你就看到另一組看起來很吊詭的狀態，有點諷刺性的狀態：以愛情為基礎的婚姻可以更緊密，可是同時它也更脆弱。一旦愛情沒有了，就什麼都沒有了，婚姻不像從前是大家族與大家族的融合，有很多、很多的力量能夠維繫這個婚姻不崩解。但是現在，以愛情為粘著劑的婚姻很緊密，好象可以抗拒整個大家族的勢力，可是同時它也很脆弱，經不起一點點感情的出軌或冷卻。

再說另外一個例子，女性與情欲發展的關係。

早期許多女性主義者都看到了抗拒性別壓迫和情欲發展之間有著很複雜的關係，因此對於情欲的各種呈現方式以及女性的身體道德都爭取有更大的空間。在這裏必須說清楚，女性主義不是一開始就像現在這樣反色情、反性工作的，第二波美國的婦女運動一開始的團體名稱叫做「婊子、家庭主婦及其她」（Whores, Housewives, and Others），那個「其她」就是當時還講不出口的女同性戀。當時美國的婦女團體開始推動運動的時候，家庭主婦——也就是所謂的「好女人」——是和性工作者和女同性戀者站在一起的，後來，某些良家婦女型的女性主義者奪得了運動的主導權，想要更上層樓，奪得更大的權力時就需要更有主流形象，這時，反色情、反性工作、反 S/M 女同志才成為婦女運動的大方向，女性也因此看來好象必須和情欲保持敵對關係似的。

這裡真正的關鍵是：什麼議題要在運動中優先排序？這個問題就是說：女性主義運動和理論到底要由哪種女人來主導。換句話說，女性

和情欲有什麼樣的關係，這也蠻受到運動的方向影響，誰帶婦女運動往哪個方向去，就會影響到不同情欲位置的女人會被如何評價。到目前為止，主流的婦女運動基本上是由異性戀良家婦女主導，因此你也看到她們推動的議題就比較是良家婦女會關心的一些事情，對於別種位置的非良家婦女所關心的事情，她們就不太關心了，甚至還會協助建立一些對非良家婦女不利的法律。所以從上面這個例子也可以看到，女性主義對於女人和情欲之間應該是何種關係，也有不同說法。

上面舉出這幾個方面的例子主要是希望說明，在思考性革命的時候需要注意不要落入太過常識的、太過簡單的思考，以免被當下的成見所左右而不自知。

人格情感結構

最後我想還想講一個重點，也是賴希的一個重要啟示。性革命的終極目標並不只是情欲實踐和論述的改變而已，它還要改革我們的人格情感結構。情欲生產力與情欲生產關係之間的張力，漸次被社會運動凝聚轉化，被情欲邊緣人口用來改變抗爭的基點，累積成新的主體養成資源，以漸次質變情欲文化的承擔者——這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它不是翻天覆地的一夜轉變。性革命最終的目標是希望主體的人格情感結構都被改造，以致於整個主體再生產機制都被改造，也只有這樣，性革命——以及更廣泛的社會革命——的果實才能夠沈澱到人們的情感結構中，被人們實踐在日常生活中，被人們當成呼吸的空氣那樣自然，以致於革命的果實繼續被再生產，以持續改造殘留的舊現實。

革命既然是這樣一個牽涉到主體成長經驗、牽涉到主體日常生活習慣、牽涉到主體改造實踐的過程，我們可能就必須對某些年齡層的人感到有一點遺憾，因為：對成長在上一代的人來講，她們可能是無法享受性革命的果實了，因為許多人會是理性願意、心靈願意，但是

由於她們在調教上屬於前一個世代，情感上、身體上、關係上都比較難做到新的實踐和新的感覺。對她們來講，她們無法充分地去享受這個革命的果實。這有點像什麼呢？有點像她們遠遠地看到了那個理想的國度，可是她們自己進不去。但是，沒什麼關係，她們還是會鏗而不捨的推動改變，鏗而不捨地去努力改造社會環境，繼續推動性革命繼續前進。

因此，對於那些輕易地說美國的 1960、70 年代的性革命已經失敗，或者說性革命已經結束，或者說性革命已經沒有什麼前途的人，我們要問的是：這種失敗或成功到底是誰在做判斷？是誰喜歡這樣唱衰性革命？唱衰性革命對誰有好處？誰對於性革命的成功很介意？為什麼會介意？

性革命或許不是一個一直往前沖的火車頭，情欲生產力在性活動、性論述、性道德方面的熱烈發展，或許在某一些時刻會速度減緩、沈潛，但是它們已經留下了新的情欲地平線、新的思考、經驗和起點，甚至構築了新的情欲運作基礎。

換句話說，沒有性革命是徹底失敗的，每一次的性革命都已經留下了新的地平線，每一次的性革命都改變了出發的基點，讓我們下一次討論問題的時候就從這個新的基點再開始向前行。性革命所創造的新世界是此刻任何情欲實踐和理念的新基點；情欲文化的任何進一步（或退一步）發展，也都必須從這個基點和其所創造的權力佈局和人生可能上開始協商。這個改變了的基礎，這個出發點，這個不再駐留原地的情欲實踐及論述基點，這就是性革命最有力的遺產。我就先講到這裏，謝謝。

問答

有一點我想先說明一下。也許有些時候，學生會希望在演講中找

到一個正確的答案，找到一個正確的方向，我個人比較希望避開這樣的教學方式，所以在我自己的演講當中，我比較著重的，是說明這個研究方向是怎麼發展起來的，它和它關懷的脈絡之間有些什麼樣的關聯，好說明我為什麼會採取這樣一個研究的徑路，我為什麼從這樣一個方向、這樣一個角度切進去。我覺得你們需要學的，是那些比較成熟一點、經驗多一點的研究者怎樣做研究，而不是說追問他們提供了什麼樣的正確答案。你應該學的是怎樣做研究？有哪些不同的研究方式、切進方式，或者怎樣去辯論一件事情？有哪些思考方向角度是從前沒想過的？往這個方向去想，也許對你們未來的學術生命會有很大的好處。你們提問吧，別客氣呀。

同學：如果徹底的性解放，最大的受益者是誰？

何春蕤：我哪知道啊？因為到那時候，目前性體制下所謂受益、受害的標準和原因都早已經在性解放中消失了。讓我打個比方，在一個呼吸不自由和管制空氣的地方，凡是肺活量小的、有錢買空氣的富翁、有權管呼吸的警察大概就是受益者；但是當人們都可以自由呼吸空氣時，肺活量小或富翁或警察因此就是受害？肺活量大的因此就是受益？我看不是。因為那時候，呼吸就是最自然的事情，人們早就對空氣沒有珍貴感或任何情感，因此也根本不用去忌妒怨恨或憐憫那些肺活量大或小的人。其實，從現在的性壓迫體制內來想像一個性解放的世界時，也許有人會覺得最大的受益者會是目前性無能的人，因為他們不再被當作有毛病或不再被嘲笑，反而可能被當作天生異稟。此外，也許有人會覺得最大的受益者是目前的異性戀，因為他們可以無限制地去挪用同性戀的情慾資源來豐富自己的性生活。這也就是說，各種目前被視為「正常」的人可能是性解放的最大受益者，因為各種「性變態」被平反解放後，他們的情慾資源變成可以任意取用的資源，就像空氣一樣，原先那些被管制的「正常人」現在都可以自由呼吸了。

在一個開闊的環境裡面，當言論、道德尺度、個別的實踐都有比較大的空間的時候，有些人可能多吃了一小口就覺得是一個很大的獲益了！可是對另外一些人來說，能有一個開闊一點的空間，能夠說他自己想要講的東西，就已經是很大的獲益，每個人要的東西不一樣嘛！我不知道誰是獲益「最大」的，而且我對誰獲益最大、誰獲益最小這種問題也沒什麼興趣，幹嘛要比呀！我覺得只要能把空間打開，讓大家都有多一點自在的空間，這就蠻好的了，何必比大、比小呀？我們都還沒有得到什麼，還在談性革命，大家就開始擔心是不是有誰會獲益最大，真是八字沒一撇的事情，不過老實說，我不知道誰會最大的獲益，但是我知道，如果沒有性革命，沒有這樣一個情慾解放運動，誰會受害最大？以女性主義的立場來講，女人就是受害很大的，我們想要的，不敢要，我們不要的，有時候連說都說不出來。真慘呢！

同學：如果有些人要性革命，有些人不要性革命，那怎麼辦呢？

何春蕤：絕對沒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大家都同意的啦！有些人說好死不如賴活，所以不願意死，可是也有人想要「血染的風采」（笑），覺得死了蠻好，對不對？那就是說，每個人有不同的價值觀，所以不見得有一個全民共識。但是一旦有足夠數量的人開始新的實踐，而且能夠生產支援性革命的論述，這個社會裏的氛圍就會開始有點不一樣，也就是說，這個社會就在這個轉變過程當中開始慢慢、慢慢形成。要或者不要的人都得在這個轉變過程中找到新的定位。

正如我在演講中強調的：性革命是許多社會趨勢與動力在一個際會中的輻輳和爆發，不是主觀的想要或不想要問題。當然，在面對一個革命時，可能有些人會想要反革命，面對歷史動力時，有些人會想要「反動」——我這裡並不意味著反動或反革命就是不好——不過，反的力量往往只能阻擋一個方面，其他方面的動力則又會到處流竄或造成影響。例如男女的婚前性行為是和晚婚、兩性社交公開、就學工作

與日常互動頻繁、女性自主意識提高、性資訊與性教育普及、性影像誘惑充斥媒體、婚姻神聖褪色、避孕普及、「拍拖」的消費文化興起等等許多趨勢所促成的。有些人當然可以想「不要」婚前性行為越來越普遍，因而想要促成婚前性行為者一律處死的立法，但是其結果會帶來社會很多其他的變化與後果，如某些犯罪增加（如勒索敲詐）、某些不道德的新行業興起（如假結婚仲介、專門替未婚者診斷的地下婦科或住宿的地下賓館、偽造已婚的身分證）、某些電影與小說的被查禁等等。總的來說，任何歷史反動的力量，因為要阻擋客觀的趨勢發展，往往會對在變動中不安的人群製造更多的調適痛苦與心理掙扎。例如 21 世紀初的我們大概都意識到歷史上由來已久的處女情結或女性貞操的觀念如今已經走到其盡頭了，這是很多變化和動力造成的大趨勢，但是如果還要繼續對這個歷史趨勢反動，很多人還是要堅持處女貞操的觀念，那當然會延長眾多男男女女的痛苦。

甯應斌：我可不可以講一句？

何春蕤：好，請說。

甯應斌：我想說，其實我覺得何春蕤談性革命有一個實際的蘊涵在裏面。她為什麼要講「女性」情欲解放運動？我覺得最簡單的講，在目前男女之間的異性戀性活動對女人來說是很不利的。男人可以有性，女人就不行，而一旦有了性活動，男人的性跟女人的性就有不一樣的社會意義，男人賺，女人賠。這些有關「性」的意義使得女人的身體成為一種非常沈重的負擔，性也是一種沈重的負擔，很多時候，對女人來說，性活動並不能輕鬆自在，而且都跟羞恥感聯繫在一起。可是，性的意義是否一定要這樣？要如何改變它？這是何春蕤談話的一個重點。另一個重點就是說，我們現在看到女性可能在政治上獲得很大的權力，在經濟上有很大的成就，她們也享受很高的教育，可是有很多女人還是覺得有某種結構的東西就是沒辦法改變。比方說，大

家好象覺得女人怎麼說都是一個弱勢群體，或者說女人不管怎麼樣最好在性上都不要太豪爽，因為女人在各方面都承受了很多社會約束。更重要的是，這樣一種感覺使女人們自己也覺得不能獨立生存在世界上，因此她們對男人的欲望也是矛盾糾葛，不知道該怎麼辦。所以我們提出來說，好女人只看到好女人自己，是走不出自己的一片天地的。你要改變性別的意義也好，你要改變你自己的人生結構也好，如果你只看得到異性戀與良家婦女，彼此看來看去，就是看不到其他人的生活方式，也看不到別的可能出路。這麼說來，你要往哪里看？要看什麼樣的人才會有出路？我們覺得就是要看那些所謂的豪放女，要看性工作者，要看女同性戀！比方說，有些女人一天到晚想男人，因此想來想去都脫不開小女人的心態，也想不到有什麼辦法超越這種心態，可是，不是每個女人都這樣，很多女人根本就不想男人的，她們搞不好就能提供一個不同的觀點。或者比方說，性對你來講，是很重要的事情，因此你的心理放不開，身體也放不開，可是對很多女人來講，根本就不會因為性而綁手綁腳的，她們才能教你怎麼樣解放心靈、解放身體。就是因為女人之中有著那麼多差異，因此有很多的資源在你旁邊，而我們應該好好的利用不同的女性情欲實踐，把她們的情欲實踐變成我們的力量，這是第二點。還有就是豪爽女人的情欲解放運動，我要怎麼面對豪爽女人？有時候何春蕤講完話，總是有一堆很焦慮的良家婦女追問她們要怎麼變成豪爽女人。其實有太多的事情我們可以做，去改變性的意義。例如反對色情檢查，支援同性戀的解放運動，推動進步的性教育等等，這些這些東西都是造就豪爽女人的條件，它們都可以改變我們對性的看法、對性的意義，都可以改變我們的下一代不用像我們這樣活得那麼累。所以，可以做的事情可多著呢！不必只想著自己。

何春蕤：謝謝。

同學：女性情欲解放運動的基本主體是女性，那麼男性又怎麼辦呢？

何春蕤：其實這個問題還是把女人和男人放在一種對立的狀態中來思考，好像他們的利害關係是不相干或者有矛盾似的：「女人有了出路，那男人怎麼辦？」剛才已經講了，不管男人女人，都可以做很多事情去改變我們這個整體的情欲環境，有很多事情都可以促進性革命向著一個比較解放的方向去前進，而對大家都比較有利。這些事情的參與者並不局限於某一個性別而已，得到好處的也不止於其中一個性別而已。你可能去抗拒這個社會對情欲的管制，你可能去支援情欲資訊的自由流通，你也可能幫助這個社會受到踐踏的一些主體戰鬥起來。這些都是你可以做的事情。你不要把它看得那麼狹窄：「女人要怎樣？我們要怎樣？」我們應該要想，我們（男人和女人）要怎麼樣一起去創造一個比較開闊的環境？我們要怎麼樣才能夠讓大家（男人和女人）都比較自在一點？對不對？

同學：剛剛聽了何老師的講座，我就對一個事情產生疑問。去年艾老師組織我們討論廣告，類似一個裸體女人的廣告，我們當時是提出了質疑，認為不應該用這種看待女人的方式去做廣告，然後我們提出反對意見。但是你現在說，「情欲解放了，你還壓抑情欲呀？」那我很關注，你們臺灣的女性露三點來賣廣告時，有沒有這種聲音？那你們要怎樣選擇？謝謝。

何春蕤：對於目前在媒體上有越來越多女性身體的性感呈現，作為這種情欲的表彰，這種再現方式，其實是有很多人批評的。很多人看到這種廣告都會馬上跳出來說：「你看！女性身體之物化！」不過，大家讀馬克思主義都知道「物化」這個說法，「物化」是一個多寬廣的概念啊！事實上，人之所以為人，就是因為他和動物不一樣，他可以把世界當成物，把自己當成物，然後再來加以改造；人之所以為人，就

是因為他有能力「物化」周遭的事物，甚至自己，他有能力改變世界。換句話說，「物化」並不是一個全然負面的概念。第二波女性主義引用馬克斯的說法時，對於物化的理解也還算寬廣，可是現在的女性主義者在說「物化」的時候，往往都把只它局限在「廣告女體的物化，商品的物化」上面，反正只要在商品世界或者在媒體上出現比較自在的女性身體呈現就都被叫做「物化」，別的物化現象就都不提了。這樣一個窄化的做法有一個危險，就是有可能會使我們在思考「物化」的時候糾纏到另外一些反商情結、反性情緒，因而看不見這些女體的呈現有可能也是女人的自我改造，女人的自我呈現——事實上，我們在周圍的女人身上愈來愈看見女性情欲的力量，看見女性身體的魅力。當然，從某個角度來說，我並不反對去批評這些廣告，畢竟有些廣告確實意識形態有問題，但是我會希望咱們也同時做點別的事。也就是說，在這個廣告裏面挖掘出另外一些原本不在廣告目的之內的東西，也就是把廣告用另外一種多元的讀法來看到一些新的徵兆，而在這些徵兆中，女人能多有一些空間，多打開一些天下。當你只會罵這些肉體橫陳的廣告，當你只會罵那些自在性感的女人廣告時，你不止在罵這個廣告，你也在一竿子打翻船罵你周圍無數在做同樣事情的女人，你在創造一個讓她們感覺羞恥自責的環境，你在挫折她們身上好不容易長出來的魅力和力量——你不要忘了，父權社會一點都不喜歡女人有性魅力，因此這些身體和這些女人其實是在父權體制中意義很曖昧的東西。如果我們只會批判她們，那麼這對於擴張女性力量的目標來講好象助益不大。我經常覺得在這種時候，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新的挑戰，挑戰我們還能創得出什麼新的意義來描繪這些好象難以下咽的現象。雖然從一個角度來看，她是在按照男性的欲望邏輯呈現女性身體，但是我要怎麼樣可以把這個圖像的意義轉化成另外一些不局限在男性欲望邏輯中的東西？當我批判了可能局限它的那個邏輯之外，我還要想

辦法找出一些開闊性，找到一些有待繼續發展的方向，衝破那限制它的邏輯。

甯應斌：我插一句話。在這裏其實需要針對具體的個別廣告做出具體分析，因為問題不單是一個裸體，你還要看它推銷的是什麼，它是怎麼推銷的，我想這還要深入分析。還有，你不能假設所有觀看這個廣告的主體都在同一個位置上，都接收到同樣的意義，你不可以假定男人看到女體就很爽，很多男人不會這樣感覺（男同性戀就不會）。還有，女人在看這個廣告時的感覺是什麼？我們也不清楚。搞不好就有一些女人和廣告中的女主角認同，因此也覺得突出胸部不是什麼可恥的事情，這種狀況我覺得倒是很健康的結果，至少她可以在這些廣告裏對自己的身體感到自信、得到力量。從前臺灣的女性從發育期開始就多半駝背以免突出胸部，現在可就不一樣了，女人對自己的胸部更自在自信，這當然是好的發展。我們不能因為有些女人會因為看到這種廣告而感到自卑，就封殺這些廣告，讓另外一些會因為這個廣告而感到自信的女人喪失機會。相反的，我們需要讓那些覺得會自卑的女人找到另外一些力量和自信的來源。總而言之，有一些事情我們不能很簡單的去簡化它，我們更不應該用法律的手段去查禁這些廣告圖片，因為它們的效果如何，是個很複雜的問題，不適合用檢查這種粗暴的手法來處理。

同學：當時艾老師帶著大家做這個廣告分析的時候，主要針對的焦點就是關於「女性身體美」的問題，因為很多廣告都是把女性的身體美等同於三點式、馴服、媚眼等等。當時針對的是這樣一個焦點。可以說艾老師當時帶著大家做，是希望有更多種女性美的呈現。比方說老女人，這也是美的，還有其他的。所以說，當時她針對的就是這樣一個焦點。現在報刊上很多關於女體的身體塑造都集中到那種形式上，對於性不是一個生產性而是一個壓制性的呈現。那麼我們現在在

生產著什麼樣的女性身體美？也就是說什麼樣的女性的情欲才是美的？我想我的問題在這兒。

何春蕤：在臺灣也有一些人批評目前的審美觀有趨向單一的趨勢，也就是說好象只有一種三圍是標準的，一定要某種尺寸才是叫做美的。可是我覺得單單批評媒體上的審美觀點太過單一，那只是消極的、負面的對抗而已。更奇怪的是，另外一些女人，譬如象我這種，如果說我來拍一套性感圖片的話，我看這些批判的人肯定會說：「你看，女性身體物化成這種程度！連肥成這樣子都要出來照！」（笑）你看到沒有？如果你真的反對審美觀念的單一化，那麼審美觀念的多元化——也就是鼓勵其他各種身體的性感呈現——你都該支援吧！可是我們反而看到的是，批評的人好象認為什麼都不准播，什麼都不准秀，身體的性感就是不可以呈現。我的主張則是，面對目前的影像風氣和主體欲望，我們應該推動全民整形、全民化妝、全民拍寫真，全民都把身體自在的美呈現出來，讓身體成為自信和力量的泉源。可是，可怕的是，當許多人把自己拍的照片放在網上，用這些自拍的照片來告訴別人「我願意大家來看，我喜歡大家來欣賞我」的時候，臺灣法律竟然說，「你那個叫做色情，會影響青少年，不准放上去，放了就犯法」。面對這樣一個不合理的規範，我倒覺得我們應該更加積極的去製造更多的身體圖片，不但衝破審美觀的單一，更要衝破對於言論和自我表現的壓制。

甯應斌：事實上有很多市民自拍，這種自拍不是商業性的自拍，因此裏面也有很多不符合主流單一的照片。他們有一個慾望，就是要給你看看，他的身體不美，很多大胖子在照，很多中老年人在照，但是他們就是通過一種自拍的活動來對身體做一個呈現。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這種圖片，這就是個很具體的、多元的身體呈現。如果我們相信要打破單一的審美觀，我們就應該提出更多的說法去讚揚這些自

拍，鼓勵這些自拍，保護這些自拍，因為這樣才能真正造成多元，而不只是批評那個單一而已。（2005年甯應斌按：我對媒體中的性感呈現這個問題的更完整看法，可以參考我所寫的《身體政治與媒體批判》一書，基本上我認為不能只抽象空談性感美貌的「多元」而忽視現實中使性感美貌「普及」的各種力量。）

何春蕤：有人寫了字條問我，「為什麼會選擇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研究情欲解放運動的問題？這跟臺灣特殊的社會運動有關嗎？」我的回答是，跟臺灣的社會運動沒什麼有機關連，而跟我自己個人的研究興趣和我個人覺得哪個分析工具比較有力量有關。常常有人談起，要改變社會就要談它的物質基礎，而一談物質基礎就覺得是經濟，就說個人的身體情欲沒什麼重要性。哎！我這也是物質基礎啊（猛拍自己的身體），我的身體不就是物質的嗎？這就是我的心理、情緒、力量的物質基礎嘛！身體就是物質基礎，身體對於社會發展的重要性怎麼沒人談？我覺得當時我在寫〈性革命〉時，我是覺得馬克思主義這個分析工具對於我來講很好用，讀馬克思、讀賴希、讀阿圖塞，我都覺得它們讓我開始理解如何看到周圍社會的脈動。一個新興的現象，你可以用什麼樣的思想工具去理解？你可以使用怎樣一個方式去理解那個結構性的形成？它有著怎麼樣一些機緣性的發展？可以怎麼樣介入？這一套分析工具，我在他們的理論裏找著了，所以我就用了這些馬克思主義者。說來也挺機緣的。

張世君：我補充一句。我很讚賞你用馬克思這種立場和觀點，為什麼呢？因為這是一種策略，如果你在我們大陸講課，在比較保守的環境裏，那就講馬克思主義好了，她活學活用（笑），用得很好。她把生產力和生產關係變成了情欲生產力和情欲生產關係，所以我很感動，她的演說很有感染力，感染我們哪里？可能我們在理性上很開放，但是在其他方面就很脆弱、很軟弱，做不到了。做不到沒關係，

我很感動的是，這個未完成的革命留下了這筆財富，我們在這新的平臺上認識革命。所以，我們同學老擔心「一夫一妻怎麼辦呢？我們現在怎麼辦呢？」沒什麼不好，這就是醞釀革命，醞釀到有一天，到了臨界點的時候，衝破一切的束縛。所以說，馬克思主義還是要捍衛、高舉（笑，鼓掌）。

何春蕤：你們中間也有很慷慨陳辭的人嘛！我跟張老師在某些地方會有一點小小的差異，就是那個「臨界點」「衝破一切束縛」。我覺得革命不是凝聚到一個特殊的點上，然後就一舉衝破一夫一妻的霸權了；我的觀點是，一夫一妻制從來就沒有獨霸過。它雖然是一個體制，是一個被國家和法律支撐起來、透過各式各樣的特權和福利支撐起來的體制，可是一直就有很多人在這個體制之外搞不同的關係，對不對？所以事實上，一夫一妻制從來也沒有獨霸過，總是有很多很多其他個別的生存方式存在。現在我們所做的事情只是具體的要求，不能只是一夫一妻才能夠享受各種特權和福利，只有她們優先配房子，有眷屬津貼，我們另外那些伴侶關係也同樣的要，就像現在有人在推動同性戀婚姻或者同性戀伴侶法。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兩個人願意在一起，雖然沒有婚姻關係，但是我們也同樣可以配房，享受配給，我們也來共用社會的資源。一夫一妻制度的特殊地位就是建立在這些特權和福利上面，只要改變這方面的安排，那個搖搖晃晃的一夫一妻制度就真的不能霸著所有的好處了。革命主要就是改變社會資源的分配方式嘛！

同學：老師我想問一個問題。剛才聽您說一對多的觀點，您是把性、愛以及婚姻作為三個不同的範疇來看待，那麼如果說我們現在還需要婚姻，或者說我們現在還存在婚姻制度的話，你認為什麼才是理想的婚姻模式？另外，如果說，現在婚姻裏面還承載著性的功能，愛的情感表現，那麼當這種婚姻跟一對多的關係發生矛盾衝突的時候，

那應該如何看這種矛盾？謝謝。

何春蕤：我沒有什麼絕對理想的婚姻的模式可以推薦，對個別的人來說，理想的模式都不一樣。我剛才已經講過，其實真正理想的狀態是多元的狀態，就是大家協商彼此的關係要怎樣處理，而各種處理安排的方式都能有空間存在。不過，我確實認為性、愛、婚姻是三碼子事，並不必然相連。比方說，有些人他們可能兩個人同居在一個屋檐下面，但是性愛風格不同，他們兩個怎麼相處？有些夫妻分隔兩地，感情不很好，他們又該什麼相處？有些人分隔兩地，一年才見一次面，你叫他在這個過程中全面禁欲，這好象有點不太人道，又不是牛郎織女的年代，七夕才見一次面。所以很多時候彼此之間的個人關係要怎樣處理，我覺得那是個彼此協商的事情，當然要有協商的空間。現在我們看到比較大的弊病是，婚姻關係中或親密關係中全然沒有協商空間，也就是不能說這個話題，好象連談這個話題都覺得有點難堪，有點難以啟齒，有點其心可誅。兩個人都不能談，然後就心裏包著一堆悶氣，兩個人都不知道要怎麼處理那個狀態。兩人完美密合，這是很好，但是少見，我覺得個別的關係要怎麼樣處理，那是你們個別兩個人商量的事情，只要兩方都有開闊的胸懷就好，更重要的事，這個文化得容許大家討論不同的結局和安排，而不要一聽到有人婚外情就過街老鼠式的喊打。還有，我們現在看到離婚的婦女馬上陷入經濟的窘境，單親的婦女沒有辦法養她的孩子，一個人再婚的時候要承受怎麼樣的社會汙名，這些東西都是一夫一妻制這個婚姻體制用來鞏固自己、打擊異己的手段，以便讓一夫一妻制成為一種唯一一個正當選擇。大家之所以一直擔心一對多會和婚姻產生衝突，恐怕也多半是把婚姻當成了思考的出發點，才會憂心一對多壞了大事。我們當然要改變社會對這些事情的觀點，改變我們對婚外情的看法，這樣就能減輕婚姻和一對多之間的矛盾，也可以扭轉一夫一妻制的霸權。一

對多與婚姻發生衝突可能是難免，但是那也要看具體的狀況，在大陸，如果有婚外情，通姦不算有罪，可是在臺灣，通姦有罪，法律就會處理，只是告訴乃論，所以元配要抓奸就可以去告第三者破壞家庭。不過，通常到了這個地步，家庭也毀了。

同學：那只是從法律的角度談這個問題。但是如果說設身處地的說，對於某個家庭真的發生這種情況，那怎麼辦？

何春蕤：我前面提到，個別家庭到底要進行什麼樣的關係，還是要看個別的人來協商決定，我並不同意設立一個大家都應該遵行的規範。不過，你也不要將一夫一妻想成鐵板一塊，一夫一妻的關係裏面過著蠻獨立的生活，這也是常常有的現象，這就不一定會有嚴重矛盾。

同學：您認為可能有這樣的情況，妻子跟丈夫協商好，星期一我跟情人 A，你也可以跟你的情人 A，或者說星期天我跟情人 B，你也跟你的情人 B？

何春蕤：我覺得現在這反而是許多家庭的實際狀態，只是現在運作的方式是不用協商、不用明說，就這麼做了。

甯應斌：我可不可以回答一下？事實上在臺灣具體的男女關係裏面，我看到一些狀況，很多男的有很多女的關係，而很多女的也有很多男的關係，因為透過網路的發達，大家可能也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今天你跟一個網友聯繫，來一個親密的關係，也許你們彼此之間知道對方有男女朋友，事實上你們知道在你不在的時候，他也在繼續認識新的網友。為什麼你會知道？因為你自己也在這樣做。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有些人會覺得難以處理自己的情緒，有些人會因為對方不忠而性慾大發，或者醋勁大發，但是又感覺罪惡感（因為自己也不忠）形成奇奇怪怪的感覺，有些人會感覺被帶來傷害，但是有些人也會用自己的獨特方法去調適情緒改變，而有些人還是很忠誠的，有些人則自願

接受對方的「哄」而安於現狀，或者雙方經常吵鬧而分分合合，這些現象都同時存在。所以我覺得各種人總能活出自己的方式來，這種是心態的關係。你就是活在現實裏面，而現實常是矛盾的，例如兩個人為了維持長久的一對一，可能需要很多短暫的一對多，等等。一對一和一對多在愛情現實中是可以矛盾地並存的，這兩者本來都是我們的慾望。其實，我認為新品種的愛情已經在進化中了，因為很多人都在摸索學習處理同時慾望一對一和一對多所帶來的情緒問題。這樣說來，新品種的婚姻文化和情緒也會出現的。

同學：謝謝甯老師，我還有一點要問，老師您剛才回答我第一個問題的時候說，我們需要對一對多的情愛關係創造更多的空間，因為它比較受到壓抑。但是我認為如果要論證一樣東西的話，我們不能說因為它受到某種制度的威迫，所以我們反而要助長它或者要鼓勵它。我覺得反而更多的是去想，這種東西它有沒有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它有沒有自身本質的原因？或者例如說，它反映了人的某種欲望之類的東西。所以我就想對這個問題想再請教何老師。

何春蕤：我覺得你應該先問第一個原始的問題，就是那個一對一的「合理性」在哪里。先說清楚一夫一妻的合理性，再來挑戰一對多的合理性吧。或者換個方式說，一對多的合理性之所以會被你視為必要而急迫，乃是因為你覺得一對一的合理性沒有問題，而我的立場則是，一對一必須先建立、先證明它自己的合理性，再來問別人的合理性。

同學：很多女性主義者會從很多不同的角度對之進行瞭解，這是一直存在的東西。但是我們要注意的是，當我們反駁傳統的時候，傳統作為一種已經存在的東西，它往往是被人接受的，所以它的存在往往是不需要成本也不需要冒險的，是吧？但是如果我們要針對一種跟現存的東西有很大排擠關係的新東西，我們就需要比較充足的力量來

對此進行論證，而不僅僅是說，我反對，是因為 B 對 A 進行了壓迫。

何春蕤：我覺得說「已經存在的東西比較不需要成本也不需要冒險」是個有點問題的說法。已經存在的東西往往已經形成很大的成本耗費，造成許多人的不幸福、不愉快，甚至萬分痛苦，但是大家多半不把這種成本當成一回事，而總是說她們沒有想清楚事情，她們沒有適應好，她們不夠犧牲自己，她們太追求享樂等等。老實說，很多人一頭鑽進一夫一妻的關係，可真是冒險啊！她們根本就不知道進去了就要做二等公民，不知道一結了婚就沒了人生選擇，不知道再累再苦也還要把家事做完才能休息，不知道到頭來，先生包了二奶，理都不會理她，真是冒險栽進一夫一妻的婚姻啊！再說，對身體一無所知，對情欲一無涉獵，對自己想要什麼也不清楚，但是還是選擇一生只有一個愛人，一生都要跟著他，真是冒險啊！我們對於新的事物總是充滿質疑，對於傳統反而覺得安全，可是天下就是有那麼多人，她們看清楚了傳統往往是吃人的禮教，新事物反而有希望，有可能，但是她們卻要因此受壓迫。你說，我不幫她們，難道要幫傳統？這裏的合理性又在哪里？如果一定要先來講講什麼「合理性」，要先證明自己，那我換個方向來問你：你覺得為什麼要講求「性別平等」啊？女人要拿什麼合理性來跟男人分享同樣的教育資源跟工作機會？女人的「合理性」又在哪里啊？

同學：「性別平等」啊。

何春蕤：說得好！我現在說的合理性就是「性性平等」啊！

同學：我覺得，從人類的繁衍來講，一對一的這種夫妻的穩定性，它對後代兒童的培養目前來講是最合理、最有保障的。像你說我們現在有很多未婚媽媽，也鼓勵未婚女性可以生育，那麼在目前來講，這對兒童的發展、對人類的繁衍很難說它有什麼貢獻。像一夫一妻制度是經過人類多年的、各種各樣的制度，比如說以前的走婚，封

建社會的一夫多妻，經過很多年的發展，到現在這個制度才最後定下來的，應該講它是有它的前進性和進步性的。

何春蕤：那你這個歷史敘述為什麼停在一夫一妻就不發展下去了？難道已經到了最高點了嗎？

同學：不是，不是不發展下去，就目前社會來講，它對兒童的保障是最大的。

何春蕤：是不是一夫一妻最保障孩子？還有待證明。你看現在多少父母惡待小孩！而且照你說，鰥寡孤獨的人都沒法養出好小孩，沒法給孩子最好的保障，這種說法真是充滿一夫一妻的傲氣啊！其實最大的保障應該是給兒童選擇父母或家庭的權利，而非力求家庭穩定不變。就算離婚造成家庭不穩定和變化，但如果小孩因父母離婚再婚而有兩對父母善待，享受兩個家庭的資源那豈不是給兒童更多保障？

艾曉明：好，時間差不多了，明天再談。

時間：2003年1月7日下午

錄音整理：柯倩婷、陳翠平、高泓

參考文獻

衛慧，2000，《上海寶貝》，臺北：生智。

馬克思·韋伯，2005，《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臺北：左岸文化。

甯應斌主編，2004，《身體政治與媒體批判》，桃園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何春蕤，1997，〈性革命：一個馬克思主義觀點的美國百年性史〉，《性／別研究的新視野》，臺北：元尊文化，33-99頁。

廖輝英，1983，《不歸路》，臺北：聯經出版。